

針文忠白學

年
序

錢文忠 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



金

文

忠

印



錢文忠 著

上海

藝出版社

一
印



西山
青山
相對
出山

詩文
詒謹陳年
二公文寫
此意



公出山斷頭僧倒立



武大郎感恩
武松



佛道

近现代佛教

陳寅恪季羨林

俗文化

吳昌碩

《聲律要》撰者註名

「三才子」戲說皮

卷二十一

一生為東方文化細水長流

「必須有心的光明」

——王元化先生學術思想評述



清園之印

江上風流子



《錢文忠內外學》自序

大凡祇要是還能够從中國的傳統中感受到哪怕一絲溫暖的讀書人——請留意，我說的是「讀書人」，這并不能完全等同于「專家」、「學者」或者「知識份子」——有誰會不樂于看到自己的文字以中國傳統的形式問世呢？那，意味著宣紙，意味著繁體，意味著直排，意味著綫裝，意味著函套……其中的意蘊是數不盡的，也是道不明的，然而，終有一份恒久的悠揚在讀書人的心神最深處回蕩。

所以，當印刻出版有限公司的初安民先生表示有意在臺灣印行我的《玄奘西遊記》時，我再三強調的祇有一個條件：希望直排印刷。但是，我為什么如此地喜歡繁體直排呢？理由不必說，其實也未必說得清楚。于是，我就在臺灣版《玄奘西遊記》『自序』中寫下了這樣的幾段話：

這個要求裏面當然隱含著我對中國文化傳統的珍愛和追慕，我想，這是兩岸的讀書人都不難理解的。同時，却也還有一點小小的原因，我願意在這裏寫出來，與大家分享。

由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的『十力叢書』前附有德高望重的王元化先生的《序：讀熊十

力札記》，這是一篇精彩的大文章。王元化先生特別標舉出熊十力先生讀書方法的精要，凡十六字：『沈潛往復，從容含玩』、『必謹缺疑，而無放失』。這對我發生了震撼，令我反思自己乃至當代人的讀書態度和方法。我還想起一件依然和熊十力先生有關的逸事。一位後來也卓然成家的大學者，早年向熊十力先生請教。他對著熊十力先生，滔滔不絕地批評自己所讀過的一部古書。不料，熊十力先生拍案大怒：你讀書應該先讀出書的好來，還沒有讀透就肆意批評，難道這算是讀書嗎！？這位先生受此棒喝，若受電然，由此幡然醒悟。

王元化先生的文章和熊十力先生的逸事，說明的都是大道理。我在堅持直排的時候，想的却是一個小問題。讀直排的書，腦袋是上下移動的，似先表敬畏之心；讀橫排的書，腦袋是左右晃動的，似先露輕蔑之意。哪種比較接近于熊十力先生的心意呢？竊以爲，應該是前一種。說出來，或許有點小題大作的可笑，却是我内心真實的想法和考慮。

讀者當然明白，我并不是叫大家敬畏我的文字，我還不至于狂妄到如此地步。我祇不過想說，繁

體直排的洋裝書，已經很讓我開心了。

至于繁體直排宣紙綫裝，在我，那原本是一個遙遠得連想法也到達不了的美夢。今天，居然能够化為現實，我不能不由衷地感謝上海文藝出版社郊宗培總編輯的雅意。郊總編輯懂讀者，懂作者，更懂得書。

我還要感謝為我的文字費心費力的上海書店出版社的領導和編輯們，他們用自己的付出極大地豐富了我的生命。無論我的文字走向何方、走到多遠，都將和他們不離不棄，相伴隨行。

這部書是由上海文藝出版社的編輯呂晨女史選定和編輯的。她是我的摯友錢鋼教授的弟子，這份因緣更讓我感受到一份溫暖。

書名是由余秋雨教授在百忙中賜題的，由金克林兄居中聯絡安排。我垂涎于余先生的墨寶久矣，這部書為我提供了還算堂皇的藉口。謝春彥先生是滬上著名畫家、評論家，也是我們一衆兄弟的老大哥，他慷慨地為本書繪製了十餘幅插圖。高情厚誼，已非一個『謝』字可以面對的了。重刊：繁體直排綫裝書《西窗隱記》、《文忠內外集》、《白鶴樓因對集》、《蘇美集》。

宣紙、繁體、直排、綫裝、函套、題簽、插圖，這部《錢文忠內外學》真可謂因緣殊勝、諸美兼具。唯一的遺憾是，恐怕我的文字並配不上這般的華美。

戊子春于滬上履冰室

目
錄

自序

卷一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古代印度的現代啓示 | 一 |
| 佛教社會功能四題 | 六 |
| 近現代佛教復興運動淺談 | 一〇 |
| 陳寅恪與季羨林 | 一一 |
| 俗文學 · 民間文藝 · 文化交流 | 一二 |
| 《癡華鬘》撰者姓名小考 | 二二 |
| 『三寸丁穀樹皮』臆解 | 二八 |
| 卷二 | 二九 |
| 一生為東方文化招魂——季羨林先生學術思想評述 | 三一 |
| 『必須有心的光明』——王元化先生學術思想評述 | 四三 |

卷三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神州袖手人陳三立 | 六二 |
| 男爵及其幻想：紀念鋼和泰 | 七四 |
| 俠儒經師黃季剛 | 七九 |
| 趙元任的笑與哭 | 八五 |
| 江流世變心難轉——吳宓先生的偉大悲劇 | 八九 |
| 鄭振鐸與戰亂中的文獻 | 九二 |
| 作為長者與學者的季羨林先生 | 九九 |
| 智慧與學術的相生相剋 | 一〇七 |
| 「畢竟是書生」——紀念周一良先生 | 一一四 |
| 娑羅耆宿朱西郭 | 一二〇 |
| 嘔血心史隨人去：送錢鋼兄遠行 | 一二三 |

卷四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「國學大師」是怎樣煉成的 ······ | 一二六 |
| 國故與新知的稱星 ······ | 一二八 |
| 又一代人的學術史研究 ······ | 一三三 |
| 年代——歷史學的終結？ ······ | 一三七 |
| 自由豈能強迫 ······ | 一四〇 |
| 真實的北大 ······ | 一四四 |
| 《道學政》譯後記 ······ | 一四六 |
| 還是要學好文言文 ······ | 一四八 |
| 對子與語文程度 ······ | 一五〇 |
| 張伯駒與對聯 ······ | 一五二 |
| 章太炎的對子 ······ | 一五三 |
| 也說王茂蔭 ······ | 一五五 |

回歸巴別塔之前

一五八

冥頑與愚癡

一六〇

搬書苦樂

一六三

暴民的高爾夫

一六五

卷一

古代印度的現代啓示

古代的中國人曾經從印度獲取過許多啓示，這些啓示主要是通過佛教來傳達的。若想領會這些價值不菲的啓示，就必須去研究佛教與中國的關係。

佛教早已深深潛入我國文化的骨髓之中，久而久之，吾人竟難以覺察了。從我們這些自居爲孔老夫子門生的人的口中，遇上一件什麼妙事，以手加額，口宣的是『阿彌陀佛』——這一下子就著了道兒，犯了『子不語』的忌諱。

不過，隨著佛教的『洋味兒』越來越淡，國人對它的興趣也江河日下。清代漢學的開山祖師顧炎武對佛教就很不感冒。他曾毫不掩飾地宣告：

生平不讀佛書，如《金剛經解》之類，未曾見也。（《二曲集》卷一六書牘上收書札一通，此據《顧亭林詩文集》）

若是早上幾百年，顧老先生非但不會擁有『開山祖師』之類的美譽，大概還會被人看成是茫無知識的鄉野之人呢！

有意思的是，在鴉片戰爭的隆隆炮聲尚且繁耳，滾滾硝烟尚未散盡的十九世紀末，佛學却一下子在神州大地復興了。當時的盛況，不讓隋唐。爲什麼？

一代通儒義寧陳寅恪先生早已參透了其中的奧妙：

是以佛教學說，能於吾國思想史上，發生重大久遠之影響者，皆經國人吸收改造之過程。其忠實輸入不改本來面目者，若玄奘唯識之學，雖震動一時之人心，而卒歸於消沈歇絕。近雖有人焉，欲然其死灰，疑終不能複振。其故匪他，以性質與環境方圓鑿枘，勢不得不然也。

六朝以後之道教，包羅至廣，演變至繁，不似儒教之偏重政治社會制度，故思想上尤易融貫吸收，凡新儒家之學說，幾無不有道教，或與道教有關之佛教爲之先導。（《馮友蘭〈中國哲學史〉

下冊審查報告》）

寅恪先生的這段話是否有所指，可先不論。它至少可以使我們明白：我們今天面對各種外來學說時所感受到的困惑以及選擇的趨動，上世紀初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前後的先輩們也曾同樣地感受到過；西元初年面對佛教這一『西方學說』的先民們也曾感受到過。研究佛教也就不僅有助於我們更深刻地理解我國已有的文化，還有助於我們創造未來的新文化。今天，當我們面對以叔本華思想、尼采精神或弗洛伊德學說為『軟載體』，以現代化電器、豪華轎車、肯德基家鄉鷄或可口可樂為『硬載體』的西方文化時，大可不必驚慌失措而兩股戰戰幾欲先走。暫時返回到歷史中去吧，我們面前有一部古老的現代啓示錄，就看我們會不會讀了。寅恪先生在上引文章中又說道：

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後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，其結局亦當等於玄奘唯識之學，在吾國思想史上，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，且亦終歸於歇絕者。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統，有所創獲者，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，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。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，乃道教之真精神，新儒家之舊途徑，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